人生于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曰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曰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乃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則無此事果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九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九

明國子學録晉陵後學吴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助教婺源同寅王廷舉校

二程說經書

看書須要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放勲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于事功耳後人以放勲為堯號故孟子遂以為放勲曰若以堯號放勲則臯陶

看布迷句則太史公之說不為無理

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于四海有甚義

安安下字為義安得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堯之親九族以明俊德之人為先盖有天下國家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

平章百姓只言民百官族姓以前無此說

納于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大録萬幾之意若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大麓耶此即是歷試舜也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之時未嘗為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加于其上然後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凶乎曰惟堯知之曰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非惟不為惡亦賴以為用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為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為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折底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汎濫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為害也亦已久矣盖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為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数考之固然觀對

堯言衆則曰僉四岳則曰岳亦可見也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重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

人心私心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介甫說以一守以中行只爲事事要分作兩處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萬物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夫人有善有惡善

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于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于其間哉

舜舉十六族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即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側于其間哉只有一箇義惟義之與比耳

問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併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觀書者須知得隨文害義如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既為聖人聖人不容妄舉若湯始欲遷社以為不可而不遷則是湯先有妄舉也不知不可者湯不可之也湯以為國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城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亳有亳社故有火災計必始于湯也

○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誅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

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自然應其感故朕疵先見於夢固非此往亦非彼來辟如懸鏡于此有物

必照固非鏡往照物亦非物来入鏡大抵人心虛明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泉初有渾水久後稍隱動得清水出来

入思睿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正叔曰成周只是統名雒邑是都也成周猶言今西周也雒邑猶言今河南府孔安國以成周為下邑非也豈有以師保治于下邑白馬寺之所恐是遷頑民之處洛州有言中州南州之名恐非作邑分為九州後始言成周恐是舊城壞而復成之或是其始為邑不為城墻故後始成

雖有周親不如仁公至親不如仁賢

太誓書曰十月周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之正月不書商歷已見紂絕天矣聖人一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師保之任古人難之故召公不說者不敢安于保也周公作書以勉之以為在昔人君所以致治者皆賴其臣而使召公謀所以裕已也

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所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耳然則周公不

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豈更問命耶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不說何也曰觀君奭一篇周公魯道召公疑他來否書中分明說召公為師周公為保相成王于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孔子說且召公初陞為大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安故不說耳但看此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有召公之言而不說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刺朝廷之不知為成王耳成王然是中才如天大雷電而啟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啟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耳近人亦錯看却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問熒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材之主聖人為之臣尚幾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因此以示王弭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人謂周公營洛則周公既還矣或言平王東遷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相逼知其後必有患故營

洛耳

聖狂、聖不必是睿聖、狂不必是狂猶只是明通者便言聖、如聖義中和、豈必是聖人

五年須暇者聖人討伐必不太蚤自當緩之非再駕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人之禀賦有無可柰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二程說經詩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所作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分明聖人作此以教學者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風雅則分付與大小雅頌則分付與頌詩中且沒却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為言便有風動之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敷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須是塞淵後然後騋牝三千又如駉之詩駉牧是賤事其中却有思無邪

一句蓋非此則不能垌牧又如考槃之詩謂賢者永誓不復告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據此又安得有賢者氣象孟子於齊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決知是解者之娛此詩乃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於寤寐不忘永陳其不得告君又陳其此誠而不詐也

孔子明詩豈只取合於雅頌之音亦是謂其合此義理如皇矣蒸民文王大明之類其義理非學至於此安能及此作詩者又非一人上下數千年各合符節只為合這一箇道理若不合理義孔子必不取也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此君以碩鼠狡童之類

詩有意思可取者如無衣之詩亦有時而迫切取興有一事含數件事者如瞻彼日月悠悠我思之類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各就國所有而言如周詩多言南也詩若還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也有君子情意不到處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

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人皆得歌咏之也蓋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修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為然也

關雎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一行甚分明人自錯解却

螽斯惟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賤妾得御于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故曰綠兮衣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

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雙飛之意此男怨之詞言雄雉
尚得其配匹而已反不如則我之懷思自雁此阻隔
也次章女怨之詞下上其音相應和也日月取其迭
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
見動人情思總意包其間百爾君子責為政者汝豈
不知德行當時惟是報怨不然貪人土地未嘗有以
義興師動衆者言汝但不忮不求何所用而不臧忮
報怨也求貪土地也若以義興師婦人何怨之有婦
人猶勉之以正也若謂夫從役婦便怨成何義理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
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始曰瞻彼日月悠悠我
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
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正也
自牧歸荑卑以自牧之意自牧歸順信美且異荑柔
順意此非是女能如此美乃賢美人貽之如此深美
之所以切責之序言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式微式微式章衛君之故故字以其職而言以其為方伯
連帥故暴露于中野微衛君之躬者指其人也又切
責其人者以仁人君子望之泥中泥塗之中也大意

優柔不迫乃治詩之法以為君若不在此我胡為在此乃是脅君以歸又幾於迫矣

碩人頎頎碩人敖敖疑頎頎敖敖兩句先言莊公衣褧衣非婦人服也說于農郊言其勤政以下始言莊姜翟茀以朝勸勉莊公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不說驕旦上僭却言其勤政見莊姜賢處含怒而不拓爭意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言罛非取魚之意不能得大魚興莊公不見答徒有葭炎揭揭似庶姜孽孽驕旦上僭故庶士有朅言國人閔而憂之也罛小器也鱣鮪大魚也葭葵冗雜貌罛中又隱無子意

菟蘭蔓生草柔弱不能自立須依附方成葉興惠公柔弱童子佩成人之服雖佩成人之服其才能却不我知垂帶悸兮臨朝悸悸然熱心不定甲長也才能却不能君長我庶民

中谷有蓷蓷在水中不當在谷中是失所意修非修長之脩疑同周禮修脯之脩過於乾底意暵暴也其乾猶未甚但遇爾艱難我便不善去濕則其性之濕都無言其恩意已絕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嗟時也

兎爰兎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皆叛搆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置

兎今却雉羅于羅如諸侯不軌而周人受害也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中是物所生聚處麻亦生其間麻能衣人是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乃留小人賢者却咨嗟不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徒能悅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効及于民也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于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矣

清人一篇却是咏歌其事含情意在其間左旋右抽中軍作好不必言射猶言高克之進不以禮

有女同車前說忽不娶齊女後言齊女却失却本意忽不娶齊女謂齊大非偶却不因色此則是設辭下言彼美結他詩中似如此者亦多

狡童褰裳此兩篇都是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為狡童於義有害離騷憂君之心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為禽又況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為聖明何可比君為禽又況目之為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畜事

丰以諸事豐備言此詩主意言男則須言女是俟我千巷非不相下我俟我于堂非不有禮將迎不可訓作送字但女家因事不得將迎也衣錦褧衣即是丈夫若婦人則欲其顯安有惡其文之著者錦褧是相副之物如男女相配叔兮伯兮故駕予與行都主男女怨思失期意

東門之楊言婚自昏時揚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也

東門之墠除地曰墠茹藘可以染色言以禮則坦平如墠以色則姦阻如阪所以致民如此者正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大抵丰與東門之楊蓋是已許婚了後以禮不足不能成婚至於過時上又不能使人殺禮故使人至淫奔婦人脯修棗栗若以禮時則是踐履此室家之道豈不思欲得以禮如此但子不我即故待禮不得也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三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法典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

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

汾沮洳沮洳水浸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而君去采之言其儉嗇太過衆人棄之如此而彼其之子采之反美愛之無度也公族公行公路衆人所共由之路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同介甫說素衣朱襮見其美于外桓叔在下反見其德澤施于民故晉人從之

無衣武公始并晉國而能請命于天子之使故美其可美也當時始來到國故請之七與六衣中一箇數目無以為七此惟美其能請命一事夫以篡國弑君不以為羞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于請命然後安此意思却可取又聖人不獨取其如此亦以見當時有小善雖大惡如此則亦可取焉耳魯詩非無大惡然聖人録其頌不録其風此則為君諱也觀其頌之善止於此則其他可知

采苓苓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葛屨者言儉嗇所得也糾糾是牢固意言牢做葛屨亦以屨霜慘慘指貴者言夫衣服亦分貴賤諸母不漱裳褸之襋之補綻意提提據字義是勞意宛然左

辟右揷衣古者短右袂謂便于事此皆賤者之事却佩象揥貴者之服此等總生于褊心耳

羔裘豹袪不是相稱猶居民須一體今反不相恤民則惟惠之懷言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也檀是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為者

無衣咎以王道出軍行師我則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後人言不稱其君臣相遇山有蕍薊之草木便朝隮而采之室有婉孌之少女人便斯饑而思之蕍薊言其材婉孌言其德

七月豳風大意憂思深遠有終久底意不惟豳國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一之二之日語辭如此今人尚道甚時如何又如何不可謂變月言日女心傷悲悲則思慮意采繁是女功之時當女功事思慮一家之所須君子之奉殆及公子同享此不須執辭此是終久底意

鴟鴞鴟鴞悪鳥謂之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惜巢之甚在鳥如此在人則是不壞王室不必以子為管蔡鴟鴞

九罭遵渚不宜刺朝廷言公之不歸於女信安乎得無以我公歸乎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取狼為興前後相停興周公之德終始一也稱公孫云者言其積德之厚赤舄几几盛德之容也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

皇華送之以禮樂君不能自行故遣使以諭誠意于四方

采薇維常之華言與將帥相承副如常棣之華也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喻君子之憑依士衆小人則腓也

易言其腓腓脚肚動貌作止柔止喻時

堯夫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得必須得粗厲底物方磨得出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與善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小弁與舜之怨別舜自怨小弁直是怨我罪如何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言之則樊為

近而棘榛為遠自二人而言之則二人為小而四國為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為黑也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来或自近以至於遠或自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白華自是漚之為菅白茅自是為束各自為用如后與妾各自有職分之子却遠此義理也雲結為雨露所以均被菅茅王之遇后與妾貴賤亦當均被我天運艱難故之子不猶碩人幽王也樵彼桑薪薪之善者也申后宜待之以禮今反薄矣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我之誠意反不能感動于君此有鶖得所之不若也鴛鴦戢翼其常如此扁石登高以升車者也乃舍此履卑如舍申后而適褒姒也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天無聲臭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又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遊衍只為常是這箇此理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于下者乃嚇嚇于上者也不識不知言文王化其民日用不知皆由天理也不愧屋陋便是持養氣象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
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
功甚妨事古詩曰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此言甚
當伊川嘗說王子真曾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
作詩亦非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閒言語耳能詩無
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
此閒言語道出做甚曾寄王子真詩曰至誠通聖藥
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
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
是為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故余因有是句
明道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二程說經 春秋

儁不疑說春秋則非其處事應變不異於古人董仲
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于畫上便出義後
重卦又繫辭以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
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
書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
夫子刪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

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于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可不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學者且先讀論孟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權之為言秤鍾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然說到義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春秋傳為案經為斷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矣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久矣但因麟而發耳

唐彥思問春秋如何看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穀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于左氏曰左氏即是左丘明否曰傳中無左丘明字不可考

周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聖人作經之意及

再三考究極失作經之意

問陸淳得啖學積三十年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人之蘊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春秋紀法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此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表裏之論也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為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書次于郎則言非有俟而次則意將為賊耳防兵亂之源發言侵言伐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若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于諸家遠甚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以已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得也深而所造也遠噫聖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可矣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文甫問杜預以為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意棣又問漢儒以為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書此漢儒之惑也

棣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為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也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録告廟而書又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迴又問隱皆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問禘於太廟用至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啟弒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遜于齊至于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大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弒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啟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至于廟亦只稱夫人則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至嚴處可以見大義又以見子母之儀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為首正與此合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書與而不書及却有意蓋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則公不能制明矣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曰子者言是公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讐女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云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

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后却因遇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其來使者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曰或說逆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伯送王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春秋喪昏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為非也他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為婦遠禮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

問紀裂繻為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王迎於

渭亦不是出彊遠迎周國自在渭滂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況文王親迎之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

問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莊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桓三年及宣元年遂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遂女却在肆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為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問獨宋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録之昔胡先生常說伯姬婦人中伯夷為其不下堂而死也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媵皆以伯姬之故書否曰然媵之禮如何曰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天王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王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宰之名以

是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為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不子氏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問鄭人來輸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春秋之文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書大雩雩及上帝以見魯不當為與書郊者同義

或問孔子何譏大閱曰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其失甚矣有警而為之則無及也無事而為之則妄動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雖死守之可也齊侯衛侯方遇於黍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社稷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誼為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為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

深意蓋彼無義來告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逝赴於隣國不知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則異文以示意來戰于乾時是也

問宋襄公不鼓而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成列圖箇甚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祈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倒逆飛者必有氣驅之也如此等皆是異事故書之大抵春秋所書災異皆天人鄉響應有致之之道

問肆太眚如何曰太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几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强力弗能為也今有刼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刼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刼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是也

范文甫問趙盾殺其君夷皐又問許世子弑其君買皆從傳說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逐不反乃可免也

桓宣與聞乎弑然聖人如其意而書即位與僖文等同辭則其惡自見乃所以深責之也定公至六月方即位又以見季氏制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即執之是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不去其爵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罪而歸罪天王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亂歸之者强歸之辭

春秋之際生孔子況又生麟聖人為其出非之時故有